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二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覿邂逅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

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令上甫草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

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
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
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
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
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遹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
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
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
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

修之列僕固嘗數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于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于日歴日歴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歴日歴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葢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歴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

誥制令則三省必録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于政體者必隨日以録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録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

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録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説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録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

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録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録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髙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

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别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

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言有不可不復者敢畧補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説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

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

待之者曰季孟之閒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

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

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

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咼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

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畀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

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

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題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象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

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曽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

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襄昭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者幾希大較説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傅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

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别凡

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斅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寛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慭慭不敢不復而辭不

可殫也輙言其大都如此於戲含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

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于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

有識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絶而不相

伻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劒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斵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刋落矣乃悉古書竒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令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于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為覩其鄰之富也日

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

徼者獲之則苶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

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苶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

排戞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

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

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瀅之而為練激

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

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

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圬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

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能先儒固已識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着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廬且譬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

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俗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亡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辯

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鄭仲辯書　　方希古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

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邪詎以佛氏倫理之懿為

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

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

亦何所利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鋭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

不啻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茁闔使有

得於聖人之奥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

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

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盖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愼重學術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開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斂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茍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

為辭甚違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翫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望氣發于中而見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隳下乖以至于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

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髙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于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説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逺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有

至於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林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瓌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亦可為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

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為工漢次之唐為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睿達者何足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論近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即不能决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為驚世

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尚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不以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為吾郡喜者寧獨若令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别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違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

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兹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説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吕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

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熈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

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

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明文衡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二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書

與貝川先生書 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河州作

解縉

縉薫沐拜書貝川大人先生閣下違遠誨言荐將十稔天涯闊異感念奚云縉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

長吳滇之虞納克楚來歸之時欽承顧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銜恨至深見常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迹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以慰諭重之以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帯來廷元史外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以留中奉

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荐將八載賔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絶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毋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與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圖罣悮蒙恩遠行揚粤之人不堪寒苦復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低回伏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于國退不得盡孝于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嗚

哀感與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遠京師復見天顔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感切顒望之至

奉陳貳卿書　　黄福

五月二十一日莫參政至二十四日潘知府至二十八日陶指揮又至惟陶有批示莫潘到時問至再三極知鈞候清吉可慰而潘續云曾有幕府之鸞緘已莫神投之魚腹竟不知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

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使人疑其所謂益其所思雖藩宇之左瀘水之東亦無以釋懸懸之懷也風伯不仁可恨也哉區區前已有書乏便未發與發而沉者無異然慮其事深切於懷且莫遂運糧黔公出哨若謂無人不信也翁挺來降阮彥出見雖彼勢衰懼我威大若不得焚輿襯亦難以奏凱歌演乂之衆服者以有大軍在也一旦班師難常按堵不特此也各營士卒造舟楫辦戰器遠征近哨暑行瘴宿饑裸相仍疾病相藉不可

謂不勞矣已附夷民打船板納稅糧當差役垂髻戴白不得息肩加以盜刼縱横衣食窘迫不可謂不勞矣軍勞民疲財殫師老守此而失彼得西而遺東而尚畏首畏尾左遮右護喋無一語以達九重是猶掩耳偷鈴諱疾忌醫也不知仁人君子深謀遠慮長治久安果如是也不乎言自小子而行在閣下誠不以愚言為迂而以力行為任請益以兵相地屯守養我士卒寬我民力堅城垣利器械廣其屯田實其倉廩兵閑食足民安化行

則桑土牖户之事備居重馭輕之計得誠如是也戰勝攻取無適不然彼區區之賊獲與不獲降與不降又何足為重輕哉人嘗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閣下與元戎胸中自有許多韜畧固不待人紛拏論也但慮及斯自不容已此論之外示及造船合藥并取食物一一如命另有單陳不同干聽令並以先具未發之書併上要當合而觀之恃舊布忱故敢率爾事機之暇亦可於戎閫處從容言之如其迂闊當即付之千頃之陂毋啓人

議可也西風鴻便亦宜寄聲即今盛暑尚冀調理

奉總兵官英國公書

交阯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帥銘景異之徒又以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為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措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為簡

定季擴之續乎偽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為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帥景異之亂乎今成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為官守不於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恐於自欺苟且偷安似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喋喋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宸聰則亦無以免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

陳尚冀采擇幸寛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阯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乂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覊縻於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為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京闕而警報已徹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夛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於後

演乂一帶　黄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江　鋭江　魯江

鹹子關　廣威大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守之利衛所官軍免輸守之患

一歸化石廪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臨安

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垛集三所民兵立一衛於歸化州如潼關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温披壘隘留三衛所原垛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賊常竊發路每不通如於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於丘温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雇

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

一廣西鎮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强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令田州府知府為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於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户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𢷬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

於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奉命無敢有違有狥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於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不足荆土連綿是致逃

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致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者為兵役先議合用若於衛所應堢若干土兵然後照數堢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還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

當亦如舊例就於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閘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歹仄之徒宜為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於閒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

業盖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茍或不然則戶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為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須寛卹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須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藾松之民尚

有逺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税粮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説焉盖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扵土著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懐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蘓松之民比扵天下其勞又

加培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恍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户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户苞蔭者豪世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

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為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為僕隷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開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户當匠

而冒合數户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蘓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於舟以買賣辦課為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脱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

根尋外處之廵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蕪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買莫不能之故其為事之人克軍於中外衛所者輙誘鄉里貧民為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户為之使喚作富户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為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懷安二衛蕪州克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塡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

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户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歴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畆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寺衛青村南匯呉松江等所綦列於蘇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持特使豪强遂使避役姦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

為有司者嘗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
為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
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
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
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于西鄉者有
焉畏在彼縣而匿于此縣者有焉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
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
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

捕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户日衆而南畆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挂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稱為行童年紀強壯者稱為善友假服緇黄偽持錫鉢或合伴而脩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

市如此等輩莫非藾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閒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户口則揑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之税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户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

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煞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怳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

九戸蝨實又止有見戸七百三十八戸其餘又皆逃絶虚報之數戸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戸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戸之税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歳之後見戸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游不禁耕稼不勸故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

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蕪松等府逃移人
戶不拘通例别立一法以清理而撿制之庶幾戶口可
增田畆可闢税糧可完怳事出激切不覺覶縷之至惟
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明文衡卷二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書

奉王冢宰書　周叙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叙惟吾吉自有宋建今賢才輩出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兹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為無瑕之玉無疵類

之珠者殆亦鮮見焉敘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工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邪為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久矣茲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敘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為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處在屯之際翼戴今皇帝嗣大

統處大事濟大難其時其事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彼輕則此重難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為所擠者當茲維新之始主上内外惟先生是倚得不毅然任其責而無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夫所謂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叙

閫中窺察其人若今某公某及某公某公若君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在遠在家者宜即日疊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德以處大事濟大難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為之謀強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其家餘未有顯著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奮洗濯琢磨為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處之可也得非謹始執要之一幾邪易曰知

幾其神乎書曰有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即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之時伏願先生斷

斷若般之伊傅宋之韓范以天下為已任為心毋徒諉曰尚有某有某而不敢自專為辭若然史臣輩將執彤管磨崖石以紀勒先生之大勲垂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之大憂大計可收厥效矣叙賴朝廷之恩先生惠以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此外無纎毫求進之心况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則臣民皆安叙輩亦或可偷生

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為求天下之安故也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叙兩歲患胛疾今秋復作兼以左身風痹未知可遁生否恃平昔從游門墻魚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玆因論極時急務不免覼縷干冒崇嚴恕納不宣

答國子監丞閻禹錫　　李賢

昨得足下手書反復披閱足見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嘗痛恨自己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下篤志進學如此亦為幸矣故以書相勉且道理無窮雖古之聖賢亦未敢自以為足足下謂於道半明半暗未得打成一片而受用雖云謙辭蓋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之意在於不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舌本久強教無所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無一人可講可教者夫向上一節豈

易知而天下之士豈易輕邪雖周程張朱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遂為天下之士不可與講而教無所施也況在巳於向上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教人之具或未必無缺遽謂不可與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察乎且既自以為半明半暗是模範未備於巳而謂教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為教無所施是師道巳足乎巳又何親炙於人而頼其資乎所引韓退之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自為不敢如此且退

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況於此書前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輙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瘢誠愛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幸勿以為狂耄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為文貴條暢只看晦菴草廬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澀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牘可謂多言矣於道

不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安南國王書七　錢溥

一　委廣西南寧府差官齎至本國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於攝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偽之弊

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已爾尚何人之能知我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為王言之王實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盖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者而何待於言為我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末明恐後疑之復啓故言之不能以自已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朝廷念陳日烇率先歸附世貢不絶忍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

俘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篡嫡眛死來求且曰游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忘君之心見矣朝廷速命信使往封菓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濵也歸言于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邪使將及境琮巳就討且告訃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猶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

者偕廣西巡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使以錫封焉則我朝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翶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竊切僞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恃之我亦能渡之遂格心向化表于

東土幾百年矣頃與女直等國有僭越志諸國來閒使行人私馬頗得其跡遣給事中張寧賫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已不知（聞安南累侵占城故臣言及此）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番之門戶其王為下所弑母老子幼勢亦殆矣母太妃來聞遣通事沙廷王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赴京師以正其罪（安南連歲篡奪未嘗請正天討故臣使聞之）則我朝於四方萬國抑強扶弱植顛起

仆使之各寧土宇而同享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實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聲教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逼兵械使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黄卿等來則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垃南向坐然

則何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始粗備至是而将定乎顧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納喇丹云彼多回鶻禁約不扣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邪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國僅存幸入我朝而始靖豈吏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邪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簫韶而嘆盛德孔子見郯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維持其國於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内外而有間也况我朝之於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於王初即政而言之溥等叨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帷幄寵臣故特簡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

酌古而準今之宜𠦝薄而從忠之厚將於是乎觀禮毋
徒誚曰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二 回儀注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
書於攝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邦其畏天事大之
誠固無所不至而獨於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
等奉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即馳書

於王顧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而無疑也

比入闗二日王遣阮善來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

厚矣然鍾未有不扣而自鳴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

書决難定禮且使聞諸執政者曰國於是時當開心見

誠勉圖中道以成吉禮不宜往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為

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不

發其源而救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果以王書

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可信是受病之源

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猶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投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蓋有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大明集禮一書我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與夫頒詔儀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禮制詔行司府者言之

宜有以來竝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歜薄味也而周公辭之爲無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於微也如此而況我祖宗定制布在方册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禮況今頒詔授封頒勅之禮竝行謹按集禮所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予之國亦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於故老之談曰吾先君未之行也而忽焉溥等肅奉

三　論禮不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於攝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輩講定至黃卿始為不足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可以服吾輩乎可以服天下後世乎宜黃卿執之為是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者技止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行之蓋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

行有司而未及蕃國大明集禮所載有詔行蕃國而未及封拜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昧此而一以禮制竝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心其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鄉之禮如殿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命九重之上而勞人萬里之外哉若曰王命未宣而未敢遽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行事者蓋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可以偽欺惟人不可以偽感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音

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冕服之制以俟奏請而行可
也誠欲相見請改書以從溥等謹覆

四　再論禮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書
致攝安南國王竊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
說者公館非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度於分
內溢慰諭於言表然後導迎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

以如儀彼此交驩而成禮豈不隆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發乎至情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而王獨不此之信謂天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謂天使不足敬而可以王禮忽之將猶楚子受玉而惰成子受脤不敬之歸矣豈知魯公如晉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來魯襄盟于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為過者哉今王天資高邁學問淵篤禮足以行已和足以得衆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無惰與不敬之失矣然猶致是之

紛紛未決者毋乃異論以惑之乎繼今當召自宮中府中以及街衢奔走遊說之徒而問曰天使駐節於近郊有日矣當以卿禮接之乎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得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介來曰王悟矣敢犒于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茲承阮堵阮廷美來詢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處焉溥等謹復

五 辭送禮物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來王之牢醴餼廪日盈於始而謙撝敬慎不替於終行人何以臻此瀕行又辱賮遺感愧何量然嘗聞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勿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來獻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者奉德音揚清光惟恐弗職以忝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寶抑速戾茲甚矣古人有

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大雖國所無亦克惟命是共矣此末之能恤也而況厚贐之復加哉用此敢辭不宣溥等同拜

六 辭送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恩亭上荷王執盃眷戀之深送舟凝竚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況贈賄之辭未畢而納善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絕而馳遠之

使即來此將物以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恒懸懸于中哉關山迢遞日遠日深瞻仰無由豈勝慨念不宣溥等肅奉

七　再辭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於安南國王奉違以來蒙遣近臣黎弘毓阮堵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寔王所任使親信之臣不可以一日離者特徹以祖送至於浹辰之久幾乎

千里之遠而不恤是固敬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䟽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溷我行李則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凉哉夫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於此矣用是返璧幸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盡其情也乘此清風欲歸去而南望青𡨋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奉

與王大理同節論文書　　劉定之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

者孟子謂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為此言尚安得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之廡乎君實之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為之盡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

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令人以此言
為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為不足以
知君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能詩蓋王摩詰李伯時
之流當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老釋二
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
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
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明文衡卷二十八